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12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杜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報檇（醉）李（杜在定十四年林所謂三年乃報越也）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古外（杜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杜嚭故楚臣奔吳爲太宰寵幸於夫差）以行成吳子將許之鍾惺曰吳赦越未爲大失但哀矜而出於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於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伍員

文庫 11 D 11 12
御田文庫
010190548452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彭士望曰此語大戕元氣伍員純陰符學術○禧按范蠡他日于吳便如此英雄所見畧同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杜）澆寒浞子封於過滅夏后相失國依于二斟者二斟夏同姓諸侯及（杜）懷復爲澆所滅后緡亡巾反（杜）方娠身也有仍（杜）氏女生少康（杜）少康逃出自竇歸于有虞（杜）虞姓思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杜）有仍氏女也少康（杜）喻越固其後也焉爲仍牧正（杜）牧官之長甚（杜）忌也能戒（杜）備也之（林）其毒害澆使椒（杜）澆臣求之（林）求少康使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除其害除虞思之害也當日必欲殺之有所指（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虞思於是妻之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以（杜）少康臣謀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惠賜皆得其人○霸者本領能兆謀德不迂虛以牧夏衆（杜）少康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杜）女艾少康臣諜杜（杜）侯妙澆使季杼（杜）季杼少康子誘豷（杜）澆弟遂滅過（杜）過國戈（杜）豷國也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惠賜皆得其人○霸者本領能兆謀德不迂虛以牧夏衆（杜）少康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杜）女艾少康臣諜杜（杜）侯妙澆使季杼（杜）季杼少康子誘豷（杜）澆弟遂滅過（杜）過國戈（杜）豷國也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杜）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民聚財富而後教之 魏世做曰蠭種之謀員已先見矣真英雄敵手必二十年者越大衰不久不起吳大盛不久不敝如醫病者有一方必服至數百劑而後愈者是也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杜)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吳之入楚也。(杜)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吳者左。左右袒之妙 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杜)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杜)陳大夫 當公。(杜)不左不右 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杜)楚爲吳所勝 君亡。非禍而何。常人之見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俊傑之見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魚廢反)殺其民。吳日儆於兵。暴(步卜反)骨如莽。(杜)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林)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曰修怨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杜)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

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
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杜）平地作室不
（杜）丹起壇也器不彤鏤（杜）刻也宮室不觀（杜）臺榭舟車不飾衣服
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杜）疾疫親巡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杜）編也熟食者分（杜）甘珍非常食也而後敢食（杜）必軍士
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其所嘗者（杜）知身劣不見曠棄吾先大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杜）皮勞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
陂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林）郭璞曰陂積水曰池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
宿有妃嬙嬪御焉（林）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宿之寓亦備子女之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四字妙）而用之日新（林）日新月異二十二年越滅吳張本
彭家屏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構李之役闔廬受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儆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是其欲得勾踐而甘心者非一日矣今既以兵入越宜可泄不

共戴天之恨而顧釋而不誅者何也忘國之君意氣用事歆之以大欲誘之以甘言卽可倏忽轉移毫無定執由其不以義理爲權衡故耳

公子郢讓國

初衞侯遊于郊子南(杜)(靈公子郢也)僕(杜)(御也)公曰余無子(杜)(嗣無太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此語是見周禮司士)在下君命祇辱(杜)(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杜)(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林)(公沒時若有之郢我在左右)必聞之(杜)(當以臨終爲正)且亡人之子輒(杜)(蒯聵之子出在公也靈公嫡孫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衞大子于戚宵迷(林)(夜行迷路)

虎（林）弁晉趙氏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縊問（杜）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壯欲爲衛人逆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林）告於戚之邑門舉哀而後入故哀絰成服遂居於戚益輒以子拒父不受也

魏世傚曰衛之亂鄙成之也君與夫人皆命鄙矣荊瞶殺母而見逐以序則鄙當立亡人之子未嘗爲太子也鄙不立而立輒然後輒拒父而禰祖逆亂大倫禍延數十年使鄙不辭位他日瞶謀復國鄙調和母子間辟位遜瞶可也即稱父母命以拒瞶可也夫爲子而稱祖命以拒父於義大逆爲弟而稱父命以拒兄不猶愈乎惜乎鄙之賢不見此也

彭家屏曰此篇可爲夫子不爲衛君註脚○衛靈公謂公子鄙曰余無子將立女及卒夫人曰君命公子鄙爲大子是靈公之意初未嘗在輒也夫輒即受靈公之命而君國當晉人納蒯瞶之時猶當避位以讓父況無靈公之命乎傳者未嘗一語及輒據國拒父之非而輒之罪已見矣此史氏之微義也

其炁也然賢者炁難事出於一時根植於平日居恒預辦一炁飲食寤寐之間斷然有此一日而後當其時而確然不移觀子路對冉有之言其炁衛也益早有委決於胸次者矣

陳恒弒簡公

齊簡公（杜）悼公陽生之子王也（杜）事在六年 闞止（杜）子我有寵焉及即位（杜）在十年使爲政陳成子憚之（杜）陳常心不安驟顧諸朝故數顧之諸御鞅（杜）齊大夫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禧按小人不可並用者諸御鞅之言田闞是也君子不可並用者張浚趙鼎是也其語皆有至理君其擇（杜）擇用一人焉弗聽子我夕（杜）夕事陳逆（杜）子行陳氏宗也殺人逢之（杜）逢之子我遂執以入（杜）執逆至朝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杜）沐使詐病因納潘沐并得內酒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杜）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

(杜)豹亦陳氏族(林)齊大夫言已(杜)介已有達之(杜)力主反(杜)肩背子我臣(杜)彭士望曰入聞(杜)終喪而止既(杜)喪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僕(杜)目僕望視(杜)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杜)說得妙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違於陳氏子(杜)言已(杜)疏達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弟先(杜)士望曰兩持然祕一先字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杜)子行逃而隱於毒盡萬生(杜)陳氏今又隱於公宮(杜)士望曰伏聞(杜)成子之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成子兄弟昭子

(杜)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杜)范氏臣也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杜)林趙氏之衆得(杜)龙獻於簡子更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杜)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杜)趙氏世食士報幸哉今之世受恩而知感者鮮矣況報平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杜)士望曰似尉遲敬德之(杜)姚般子姚子般也前列(杜)晉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杜)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杜)吐刀反弢弓衣嘔也(杜)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杜)獻子不伐其下皆讓鐵之戰媿辜多矣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韌將絕。吾能止之。（林）在胷曰韌言我馬之兩韌皆將斷絕吾能使不絕○果難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韌皆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使簡子觀之兩韌同時皆絕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絕之功傳言簡子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

桓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杜）官火。火踰公宮。桓僖（杜）桓公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林）顧府庫之藏名 南宮敬叔（杜）南宮閱孔子弟子 至命周人（杜）司周書典籍之官 出御書。（杜）進于君者○望士望曰他物可再具惟先代典籍不可再備蕭何知取圖籍書並出無所考信故後人譏之此所以成何之功名而已 侯於宮。（杜）侯待命于宮 曰。庇（杜）具也 女而不在。災而有不在其罪 子服景伯（杜）子服何 至。命宰人（杜）冢宰之屬 出禮書。以待命。命（杜）掌 乘馬。（杜）使四馴相從爲駕之易 巿車（杜）掌車 脂

不共有常刑。校人（杜）馬 不共有常刑。校人（杜）掌馬 乘馬。（杜）使四馴相從爲駕之易 巿車（杜）掌車 脂

轄（林）以脂膏轄爲行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杜）恐有變難故

左傳經世鈔 哀 宮災 一 卷二十二 十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禧按桓公大逆宜矣僖公之災豈以魯頌故耶○陸粲曰天災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烏從知其爲桓僖以爲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何與益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訛而左氏信之

彭家屏曰哀公之世魯衰極矣而倉卒救火猶能收書籍藏舊章顧府庫衞公宮重民命備不虞事事皆得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澤也

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林從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杜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杜公車駕之以備緩急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杜門闕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杜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杜富父終生之後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杜汁也備豫無素而欲責辦于官不可得也於是乎去表之橑杜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橑積公宮杜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言

季康子卽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杜）正常桓子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從已死

南孺子（杜）季桓子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杜）肥康子也（杜）公朝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孺子有遺言命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杜）正常自稱有命

其園臣（杜）正常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杜）辟位公使共劉

杜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禧按或殺之必是康子僞讓而殺之也然亦有其人不知謀而其黨爲之者不可以一例論）矣乃討之（杜）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之男旣

亦正常義不當反且或康子殺之尤不當反力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註以爲畏康子非也

凌稚隆曰所貴乎托孤者以能立之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亦力爭而遂奔衛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夏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爲此告以塞責哉適趣之亦矣

魏禧曰正常之告既踐信矣告而奔衛懼康子之殺已而不意其殺孤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使正常不奔矢亦以衛南氏子則或不至於殺不幸而與之俱亦義不尤愈乎

彭家屏曰康子已立南氏子始生褓襁中兒安可即位爲卿後如其立之亦取亂之道也爲正常者受桓子之重託正當審時度勢計出萬全如康子能容南氏子耶則力護而嫗養之俟其稍長以桓子之遺言顯告于朝以俟君命如度不能容則竊負而去以爲後圖可也乃當遺子甫生之際即載以入朝又不以身衛之遽舍之而奔衛是何異取之南氏之懷而棄之中路乎其悸怯無能直同兒戲亦可羞甚矣雖然此桓子之罪也桓子付託非人遺命不正宜所愛之

子不得其死也夫

晉執蠻子畀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杜)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晉叛反申公壽餘葉姑涉反公諸梁(杜)三子楚大夫致蔡於負函。(杜)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才陵反(杜)皆楚地曰吳將沂(杜)逆流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杜)一夜之期襲梁及霍。(杜)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單善浮餘(杜)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杜)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販(杜)即起豐析與狄戎。(杜)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夾陼之徒和。(杜)山名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杜)在上雒縣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杜別縣監尹)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杜商縣武關)以聽命(杜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杜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在晉陰地陸渾者)卜(杜卜之)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杜詐將爲城)且將爲之卜城(杜今縣北三戶亭林此經所以書歸于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杜丹水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柏人(杜荀寅士吉射在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杜即吉射)使爲柏人(杜爲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杜公家之事○禧按一語令古今黨人中稱君子者愧矣)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杜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矣(林使其子從吉射出奔勉盡忠力已將止此距戰以死)王生授我矣(杜授我節)吾不可以僭(林不信也)之遂死于柏人(杜爲吉射距晉戰死)

陳乞謀去高國

齊燕於賢姬(杜)景公生子。不成。(杜)未冠而死。諸子。(杜)庶公子嬖妙(杜)景公妾之子茶。(徒)(杜)嬖孺子(杜)安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杜)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何)說何憂於無君。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杜)國夏高昭子。(杜)高張立茶。寘羣公子黜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杜)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疢乎不與。預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杜)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譏蓋
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六年春。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杜)高先僞皆擅此技却須警敏輕圓不
見手勢方不爲奸雄所窺 每朝。必驂乘焉所從。(林)凡所從
行必言諸大夫(杜)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杜)驕敖 將棄子之命
皆曰。(林)詐作諸大夫之言 高國得君。必偪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林)謂
諸大夫 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杜)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位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林)高國將召禍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

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
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杜)六軌之道 (杜)高
敗國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國圉。(杜)嬰之子 弦施
來奔。八月。齊邴意茲(杜)高黨 來奔。陳僖子(林)乞 使召公子
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杜)子如反 于。(杜)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居魯南郭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林)馬不良 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杜)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 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 出蒲門。(杜)魯郭門 而告之故。
闔止(杜)陽生家臣子我也 知之。先待諸外。(杜)欲與俱去 公子曰。事未可

知反。禧按入國不可盡人去魯陽生之也虎戒之見與王子簡公知之見與欒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人異杜使無逆言杜公子自謂也恐鮑子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家內杜隱于僖與饋者皆入。杜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虎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杜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車杜主車之官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杜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杜景公嘗衛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乎而肯之也杜僖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杜言已可爲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杜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杜或廢或興皆勿以亂則所願也。禧按氣平語和故能使鮑子從順鮑子曰誰非君之子。杜齊邑安孺子之號去孺姒。杜孺子之母殺王甲拘江說。悅安孺子如賴囚王豹。杜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于句鈞賓之邱公使朱毛杜齊大夫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至此無故啟釁殆哉泣。一泣可懼後諷羣公子由此曰君與。杜皆也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因。因又有憂。(杜)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訪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杜)自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杜)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杜)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駘。(杜)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八年。秋鮑牧又謂羣公子(杜)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又亦無故發大難曰。使女有馬千乘。(杜)以牧言諷動羣公子公子憖之。(杜)憖王以察罪之有若無之。則反子之所。(杜)處置妙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杜)鄙反潞鄙東縛也之以入。遂殺之。(愍帝除魏瑞似此)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子爲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恭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疚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士舉巨囊至。中雷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張洽曰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夏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魏禧曰無極之譖鄒宛騶赤之誤侯犯陳乞之去高國術皆相似但邪正有異耳

鄭殺騶秦

鄭騶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禧按此其一事耳鄭人惡之當不止此然可爲不安分之戒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鄭人惡而殺之妻夢身熱得美官卒以冒進見殺故曰我非不欲美官但思之爛熟耳

子思杜子產子國參也曰詩曰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杜所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杜差也不濫杜濫也不敢怠皇杜服也命以多福

楚昭王卒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杜)元年未得志故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杜)陳盟在昭十三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从也再敗楚師不如从(杜)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讐亦不如从从一也其从讐乎命公子西(杜)子西 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杜)子期 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子閭昭王兄 子閭退曰君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杜)大冥陳地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

左傳經世鈔六

忘君乎。從君之命（杜）從命許立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杜）閉塗不通外使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彭士望曰昭王命羣公子有深意不立子而子之立始堅諸公子亦大賢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杜）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詠）（禳除）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杜）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七餘反（杜）泗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杜）言信在已則福亦在已由已率常。士望曰四字消人多少妄想○禱祠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慝正如此可矣。

吳徵百牢

夏公會吳于鄫。杜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杜是時吳會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杜晉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倣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杜常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杜過也 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杜上物天子之牢 以爲天之大數也。杜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杜)棄天十二之數不與。必棄疾於我。(杜)放棄本疾來我伐擊乃與之大宰嚭(杜)吳大夫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杜)言君長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杜)畏大國不敢虛國行○禧按實說妙大國不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杜)端服委冠禮衣也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力果反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大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因讓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杜)棄禮故知其不能霸也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林夏與吳盟而即背之)伐小國不仁。(林謂欲伐邾)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杜信與仁也)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杜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烏賢而逆之。(杜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諸侯相伐自古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杜)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杜)季孟意異侯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杜)邾郭門猶閉鐘聲。(杜)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杜)邾大夫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杜)不饗寇曰。魯何也擊柝聞於邾。(柝)擊柝相聞言其近悵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杜)成子知邾必以距魯言足成子以茅叛。(林)成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杜)暑邾衆保于繹。(杜)邾山師宵掠以邾子益來。(杜)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杜)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杜)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杜)無君命故言自

魯弱晉而違吳。馮(憑)恃其衆。(林)欺晉爲弱鄫吳爲違馮依也而背君之盟辟。(杜)陋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杜)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也成其所求而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杜)敵也也。邾賦六百乘。君之圖之。吳子從之。(杜)爲明年吳伐我傳私屬以私奉貢。唯君於叔孫輒。(杜)爲明年吳伐我傳八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問名無情實。○彭士望曰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一句說盡魯國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狃(杜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杜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疚之可也。(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疚其難)所託也則隱(杜公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以。所惡廢鄉。(杜不以所怨惡廢棄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蠍本魯公族)不亦難乎。禧拔數語令後世之人知按(杜以其言爲己病)叛臣愧死。李氏曰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辭王將使我。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乎子張杜叔孫輒病之。王問於子洩。(杜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杜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杜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疚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

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林魯居齊晉之東自吳觀之是爲脣)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故由險道使魯爲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吳界)拘鄫人之漚。(烏豆反)菅(古顏反)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濁也鄫人亦僑吳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杜吳大夫)嘗爲之宰。(杜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杜武城人孔子弟子)之父好焉。(杜子羽之父與王犯相友善)國人懼。(杜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杜何以禦吳)林何以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杜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杜三邑所以召吳魯地)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子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傅互言之○林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於庚宗（林每日遷舍見師行速而疾遂次于泗上微虎（杜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燭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杜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杜終也三百人若與焉（杜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杜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杜求與魯成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杜在宣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林吳師輕窕國又阻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泰門（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禮按爲國事當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隘瀆必不行矣後世君子蹈此弊以誤國事者甚多乃請釋（杜舍也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杜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爻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季札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杜）陳卽吳故邑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林）以成子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季子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魏禧曰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爲名宋君告衞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忠佞分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杜）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杜）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況阮反）進稻醴梁糗脹（丁亂反）脯（林）以稻米爲乾飯加薑桂曰脯爲喜曰何其給（林）備也對曰器成而具（林）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父老郭從謹謂明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古今如此可嘆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杜）恐言不見逐從先

子胥懼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杜養也若人養犧非愛之將殺之)吳也夫諫(杜從橫不承命者)則梟(杜割也)殄(杜絶也)無遺育無俾易種(杜轉生種類)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杜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杜商書)曰其有顚越不共

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杜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杜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杜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傳）

穆文熙曰子胥屬子於齊蓋誓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後也或謂屬鏤之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彭家屏曰子胥之寄子猶是逃楚之故智也而卒以智殺其身悲夫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杜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杜言不識其可行與否）三發（杜三發問）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杜不答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杜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杜爲明年用田賦傳）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貢說吳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杜鄫邑）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杜重也）亦可寒（杜歇也）也乃不盟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杜)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杜)衛大夫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杜)吉世反擇人而後噬噛之。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杜)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薄衛侯之舍。(林)吳人將執衛侯作薄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杜)以禮辭讓相(杜)賓也。地主(杜)所會主人歸儁(杜)生物以相辭也(杜)各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薄其君舍以難之。(杜)苦困也子

盡見太宰。乃請東帛(杜)十端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堲(許規反杜毀也)黨而崇讎也。夫堲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堲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悅。乃舍衛侯。衛侯歸。故吳言(林)學爲吳人方音○彭士望曰此學蘇州口談之始子之(杜)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杜)出公輒卒死於越

魏禧曰與踈由之對楚畧同

彭家屏曰子貢之對大宰與陰飴甥之對秦伯鑿空起義巧搆兩端之言皆能得其要領而要以必從真詞令之善者也

吳晉爭長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杜道也)疇無餘、謳陽、(杜二子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杜水名)上觀之(杜越)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之父爲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杜觀越師)彌庸見姑蔑(杜地)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之父爲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杜燭會也)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林守國)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杜）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杜）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杜）吳大伯之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杜）晉大夫曰日旰（古旦反）（杜）晚也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杜）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可知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林）氣色下者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此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杜）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杜）無與爭乃先晉人（杜）盟不書諸侯恥之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杜）王官伯帥侯牧

（杜）方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杜）諸侯長自王以下朝廷玉帛不同故傚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傚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林）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邾（杜）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杜）六百乘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杜）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並後於魯矣（林）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杜）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杜有職有事祭事）自襄以來（杜襄公）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杜言魯祝宗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魯不共而執其賤者（林景伯非卿）七人何損焉大宰嚭（林景伯故言賤者）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杜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杜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魯大夫舊相識也）曰佩玉纍（而垂反）兮余無所繫之（杜纍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林梁精美也麤）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則諾（杜主穀北方居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林益有山氏素備糧）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杜以宋不會黃池）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林吳強宋弱故可必勝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乃歸冬吳及越平（杜終伍員之言）

凌稚隆曰愚按吳人好兼并故紿之以事晉吳人信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彊大故鄙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不得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脫囚以歸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路辭要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杜〕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林〕何辱於子而不與之要言。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亦其城下。可也。彼不臣。〔林〕邾射竊地叛君不臣於小邾而濟〔杜〕成也。其言。是義之也。〔杜〕使我成其要言是以邾射爲義。

魏禧曰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小邾之請要也與柳

下惠讒閉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爲魯與

彭家屏曰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皆竊邑來奔而季氏受之季氏當國叛臣賊子皆以類至保奸惠盜是誨盜也故陽虎亦竊鄆讙龜陰之田以叛歸于齊矣季氏不臣而多收叛臣故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果誰之咎歟子路不與邾射要盟不義其以地來所以匡救季氏者多矣○能仄非難處仄爲難不敢問故仄其城下其仄也義乎不義乎此子路之所以不得

鐵之戰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林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杜罕）子般（班）駟弘（杜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孟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從之卜。戰龜焦。（杜合戰不成）樂丁（杜晉大夫）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杜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斬艾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林晉恃鄭以保守其國）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杜十萬畝）庶人工商遂（杜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杜去厮役）志父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書趙鞅（杜言已事濟）若其有罪縊以戮（杜縊絞所以戮人物）無罪君實圖之（杜君當圖其賞）桐棺三寸（杜子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柂棺也王棺四重柀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二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二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不設屬（燭林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夫君制耳非正禮也）素車樸馬（杜以載柩）無入於兆（杜葬域）下卿之罰也（杜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鄧無恤（杜王良也）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杜邱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杜其怯）簡子巡列而乘之曰婦人也（杜言良婦人）大子良夫（杜良夫有馬百乘）又於王良（杜良簡子御）曰畢萬（杜晉獻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杜功）又於牖下（杜言得壽終）羣子勉之又不在寇（杜言有命○彭士望曰名言臨陣尤用得）妙繁羽御趙羅宋勇（杜三子晉大夫）爲右羅無勇棄邱隕反（杜東縛也）之（林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縛之使在於車○奇事）吏詰之御對曰痞（詩占反杜瘧疾）也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杜聲）公名。亂從（杜釋君助臣）晉午（杜定）公名。在難（林國有叛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前瞫不能自（杜瞫）名。在難（林）為在於難 為從於亂 侯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杜絕筋脈）無隊車馬損折骨（杜隊）同墜 無折骨無面傷（林徼福於神）無中戈矛斬（杜）內無中弓矢傷損面目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杜）故以（杜）所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杜踣）也 於車中。獲其蠭（杜）蜂 旗（杜）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杜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之 大子復伐之。（杜）士望日人固有先怯而後勇者正賴子良婦人一激。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觀傳）傻語則此可矣只喜戰勝耳 傅傻曰（杜）簡子屬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芦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政之（杜帳）也聽處 出逆之。遂入閉門。（杜）成子入反閉門不入子我 侍人。（杜）子我侍人 鄭之子行殺侍人。（杜）素在內故得殺之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杜）徙公使居正寢 將擊之。（杜）疑其欲為亂 大史子餘。（杜）士望曰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杜）將妒未有不樹衆能竊國者 子我在幄。（杜）帳也聽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為公除 成子出舍于庫。（杜）以公害 公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杜）怒故抽劍 此同謀耳都做得妙田延年。曰。需事之賊也。（杜）按劍責大將軍事正類此 誰非陳宗。（杜）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言子若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小門 與大門。（杜）公門 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杜)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林)執鬬止殺諸郭關杜齊關名。士望曰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兎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杜)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彭。而衆知而東之。(杜)知其矯命奪車逐之使東出雍門。(杜)齊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杜)傳言陳氏好施(林)東郭賈子方欲奔衛故云(杜)即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不及此。(杜)誨陳氏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以(胡氏之說)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謂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杜)嘗爲大夫而去也故不敢不言。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貫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乎

凌稚隆曰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豈不昭然叛逆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耳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林)侍寵驕盈為景公患害公使夫人。(杜)景公母也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杜)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窜易薄(杜)窜向魋邑薄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杜)宗廟所在乃益窜七邑而請享公焉。(杜)偽喜受賜者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林)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杜)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杜)少長育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杜)向巢也魋之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

將食。既食。又奏。(杜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徃。曰。迹人(杜主禽獸者)來告曰。逢澤有介麋。(林大獐也)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杜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杜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試(杜私也)請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杜向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杜使公要誓)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杜言雖詠魋要不對曰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杜符節以發兵)○禧按安危之介必眞知巢而後可)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杜向魋)其父兄故臣(杜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杜魋弟)驁而告桓司馬。(杜卽魋車)魋(杜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杜八年宋滅曹以爲邑)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致大夫以入焉。(杜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杜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刼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魋亦能爲此言將若之何乃舍之)(杜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杜）桓魋致其邑與珪（杜）守邑馬。而適齊。（彭士望曰諸兄弟爲魋爪牙牛爲介介今事敗義祇一去向魋出於衞地公文氏（杜）衞大夫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亦不與魋同○士望曰苦心苦命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士望曰俱不往而卒於魯是賢者必法（杜）錄其卒葬所與在愍賢者失所

齊人歸成

秋齊陳瓘（杜）陳桓之兄子玉也如楚過衞仲由（杜）子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杜）成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杜）與子貢同爲介見公孫成（杜）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皆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杜）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杜）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杜）傳言仲

尼之徒皆忠子魯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杜）景伯館
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杜）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杜）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杜）諸若反媚杏以南（杜）二十五家爲一社書社五百（杜）在定八年齊因其病取讙及闡（杜）亦地避魯也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杜）病其言（林）齊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仲由亦孔悝

衛孔圉（杜）孔文子也取大子蒯聵之姊（杜）孔伯姬生悝（杜）苦回反孔氏之豎（林）小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杜）通于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杜）告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杜）大夫服（杜）大車三死無與（杜）死罪頭與之盟爲請於伯姬（杜）良夫爲大子請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杜）大子良夫蒙衣（杜）爲婦人服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杜）自稱卑姻家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

從之。(杜)介被甲與豭豚欲以盟迫孔悝于廁強盟之。(杜)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杜)路也爲孔氏邑宰召上聲反(杜)衛大夫駕乘車。(杜)言不行爾欲戰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杜)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將出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杜)言政不及已必繼孔悝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杜)謂食孔氏祿○禧按二說各有理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杜)守門曰無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爲也(杜)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因開門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杜)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杜)爲難以攻大子未必次也由之次何爲乎勇而不知義者之(杜)二子當蒯聵黨敵也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杜)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禧按子路倉卒聞難未知其詳特以爲將殺悝耳後人讀傳乃知本末如此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次矣。孔悝立莊公。(杜)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林)以輒之臣執政者爲已害徒贏莫牛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贏成諸師比出奔

宋衛侯使鄢武子（杜衛大夫）告于周曰（前瞷得罪於君父）兄甥（甥）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威也）天誘其衷（衷）獲嗣守封焉（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徙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杜繼父之位還居君之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杜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杜傳終前瞷之事○禧按尙有周誥遺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杜憨負孔悝不欲令人見）夫皆有納（杜納財賄）焉（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杜載其母俱去）及西門（杜平陽門）使貳車反祏（石）（杜藏主石函使副車還取廟主）於

西圃（杜孔氏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杜升爲大夫）請追之（林請追孔悝）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杜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杜人姓名）反祏（杜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林遇子伯季子道）曰與不仁人（杜謂子悝）爭（明無不勝（杜言必勝）必使先射（林使子伯先射以驗天理）三發皆遠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杜以副車從公爲）得祏於橐（托）（中孔悝出奔宋）

魏嚮曰仲由之勇人或以爲傷勇然食不避難義也安得爲過但不輒而事悝爲失耳余嘗論之曰子路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孔悝家臣稽紹賢於朝服登

輦而失於爲晉惠侍中
彭家屏曰輒稱兵拒父致蒯聵居戚十四年而不得
入其天良澌滅盡矣子路仕於其朝而與孔氏之難
勇於就死闇於晰義烏足貴乎然人臣懷利祿遇難
則去之聞季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子正名之
說子路既以爲迂矣惟其以夫子爲迂所以有今日
之死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歟

白公作亂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杜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徒協反於子木（杜郎建）請行而期（杜請行襲鄭之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殺得快心）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始涉反）公（杜子高沈諸梁也）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備藩焉（杜爲藩屏之備○彭士望曰後世輕生快怨借交報仇俱此一輩人）葉公曰周（杜親）

也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言之所行之不顧道理）而求炁上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炁非勇也（杜許必欲復讎援二語道理絶大絶深）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杜白楚邑林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穆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示之肉而復奪之雖欲不被其噬不可得矣）子西於鄭人（欲）勝怒曰鄭人在此（杜比）離不這矣（杜）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林覆也）余翼（林育也喻已以愛育勝）楚國第（杜用上之次第）我炁令尹司馬非勝而誰（仁人可哀）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林子西狂易妄言）得炁乃非我（林令尹若得其炁其官豈他人敢爲而非我耶誓必殺之也）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杜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五百人不易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悅）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杜扼劍指其喉）不動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林白公謂此人必不漏洩人言以求媚者棄而去之）謝文洋曰熊宜僚以勇俠聞

而不肯輕爲人用其識度高專聶輩一等然石乞胸中乃有宜僚白公又能信其不洩言可知眞作亂人亦有一段不同處 吳人伐慎（杜慎縣屬汝陰）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文淳曰子西輩何瞶瞶）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杜憨于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杜大水）挾豫章（杜以息絕王）焚庫（杜以絕覬覦）弑王（杜以絕觀望）不然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杜楚并其地蔡遷州來）方城之外（文淳曰此公在方城外便見楚之棄才）皆曰可以入矣（杜入討白公）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杜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禧曰崔杼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此得民合此觀之可知人望之重○又曰孔子聞殺鳴犢而去晉葉公聞殺管脩而入楚此眞賢者也然舉事時虛名之士亦有不可殺者昭烈不殺劉巴許靖以收人心魏道武殺崔逞而司馬休之等遂中道背去此皆要識得時務透不拘常格常理乃可濟事白公欲以子閭（杜平王子啟五）辭王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敢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亦不能遂殺之（可哀何不權立而圖之以復王

而以王如高府（杜楚別府）石乞尹門（杜爲門尹）園公陽（杜楚大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杜越女）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杜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杜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杜表）也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此段讀之可歌可泣○文潁曰前一人愛之已極後一人愛而有深識葉公身公便從二人口中表出盛德之人聲望素重到國變時便受如此效驗此大臣平日不可不立望也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杜謂子西子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文潁曰國家變亂呼吸之間便有邪黨相應使無重臣從中特起則大事去矣所以子高一至而箴尹改邪爲正國家可以少重臣乎○禧按陶侃干晉事似此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匿之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文潁曰稱白公爲長者寧死不言其所想見當日結士之槩）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乞所謂有心賊然後世好功名富貴人多出此見○文潁曰數語慷慨可尚此人有骨有才何不釋而用之葉公於此尚欠雅量○禧按此自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爲楚用王孫

燕（杜）勝奔頹求龜（杜）吳地氏沈諸梁兼二事（杜）令尹國司馬
燕弟反　黃地
寧（杜）安也乃使寧（杜）子西之子為令尹使寬（杜）子期之子為司馬
而老於葉（妙）文游曰兼二事見葉公之才終讓二子見葉公之德風采如此眞可畏可愛以此人而問孔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魏禧曰葉公忠誠仁讓定大難建大功而聲色不動威德勳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

越滅吳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杜）松江今太湖夾水而陳直覲反越子為左右句（杜）句古侯反卒（杜）別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杜）使不為備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寧（杜）地不及乃還二十年夏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杜）吳邑遂適（杜）越地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可傷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黷武自困吳之亡徵決矣然吳棲勾踐于會稽而吳許越成越棲夫差于姑胥而越不許吳成卒絕人宗祀覆人社稷勾踐之殘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其終也夫

於越吳人殺之（杜言其不量力）十一月丁卯越滅吳（林越自二十年越圍吳至是滅之）

（杜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杜以其尸歸終吳墨子有之言）

魏禧曰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此可傷然吳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峙於西湖之上其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爲慶忌塔

彭家屏曰越卧薪嘗膽吳極慾窮奢越推賢任能吳戮忠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銳待時吳

楚滅陳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杜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車與左史老。林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所類反賤杜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民慢之。懼不用命焉。一理子穀曰。觀丁父鄀若俘也武王杜楚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之忍反於汝。杜開封疆曰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又一理

子高曰。天命不詔（杜疑也）令尹有憾於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禧按亦未必是此事）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杜舍右傾與左史）臣懼右傾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又一理）王卜之。武城尹（杜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杜終鄭禪寵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哀公以妾爲夫人。公子荆（杜哀公之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杜官）禮釁夏獻其禮。（杜立夫人之禮）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杜武公教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公稱惠公諱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杜桓公始此禮也）則有（杜君妾列國之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杜)輒也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林)褚師比(杜)衣反而登席。(杜)古者見君解襪(杜)足有創疾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許角反(杜)不敢解襪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杜)共辭公謝公(杜)公怒不可。(杜)公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杜)恐亥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林)在十八年奪南氏(杜)子南之子(杜)公孫弼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杜)公文要之車於池

(杜)公有忿使人投(杜)初衞人剪夏丁氏(杜)在十一年以其幹賜其車於池永申(杜)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彭封彌子(杜)彌子瑕彌子飲公是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其弟期(杜)期得罪公使三匠皆好少奇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甥出奔衞大夫請禦之(杜)衞大夫使匠久公使擾狡(杜)擾優也盟拳彌(杜)拳彌益耻辱之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所執工匠使拳彌入於公宮(杜)信近之故得之而自大子疾之宮(杜)疾瘳賜大子也時譟以攻公鄄(杜)鄄衞邑公孫(杜)公孫疾已亦故宮尚存

將若君何(杜)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杜)先君瘳賜也君何所不逞欲(杜)欲出奔故戒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所殺欲令早去(林)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衆怒難犯亦似休而易開也(杜)齊晉界上邑彌詐乃出將適蒲(杜)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杜)近齊邑彌曰魯不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杜)近魯邑彌曰魯不知謀故足與請適城鉏(杜)近宋邑以鈞越越有君(林)宋南近越轉相鈞牽越君勾踐方彊乃適城鉏(杜)牽彌之言皆若可信此間之最圓妙者彌曰衞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杜)欺衞君言衞君以寶自隨而同載寶歸衞也○禧按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爲防盜將致衞盜請速行已爲先發左傳紀世鈔卷二十三　轉輒奔二　卷二十三終

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益彌數（杜陳之名）公為支離（杜名未明）之卒。因
劾忠寶必彌車載之舊註未明公為支離（杜名未明）之卒。因
祝史揮（杜祝史）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知揮為內間）見子
之。（杜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
妄。（杜不法）文子曰。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杜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其評之）夫越新得
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杜公所在）遂有寵使
揮出。信弗內。（杜再宿為信）納五日。乃館諸外里。（杜公逐其家）
如越請師。（杜前師伐衛來入）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杜武叔之子文
子帥師。會越皐如后庸（杜二子越大夫）宋樂茂（杜司城納衛侯
文子（林彌牟）欲納之懿子曰。君虐而虐之。待之必毒於民
乃睦於子矣。（林民畏君虐親睦於子）子師（杜越納衛侯之師）侵外州。大獲。出禦
之大敗。師（杜衛師）還。諸師定子。（杜比之父）之墓。焚之於平莊（杜陵名）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杜衛大夫大王孫賈之子昭子）私於皐如曰。子將
大討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察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
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杜欲以觀
衆心）衆曰。勿出。（林衆方親睦于文子故使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陣而納
公。（杜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杜
悼公名）

贖庶弟公子黡也南氏彌牟(林)即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林)言逐君之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杜)夫人期姊也怒期此司徒期聘於越(杜)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而不得加戮故勑司徒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宮女令苦囷期姊(杜)越王○遷怒妻子爲虐已甚遂卒幣期告王(杜)王越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杜)忿期夫人之(杜)終效夷儀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于越(杜)言亦于夷儀子贛出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杜)僖二十八年衞遂於陳(杜)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杜)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杜)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杜)十五年孫魯今○○○

宋逐大尹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禱（按宋仁宗高宗之謀本此）周（杜）元公孫子高之子得（杜）昭公與啟（杜）弟待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杜）懷我從兄弟爲司徒靈（杜）子龜（杜）圉之後爲左師樂茷（杜）涸之子爲大司馬皇懷非皇（杜）晚之子爲大司寇六卿三族（杜）皇樂靈也（杜）降聽政同也（杜）降和因大尹以達（杜）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禱云六卿而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杜）彰士望日此中常侍矯詔之始以令（杜）不告國君也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杜）盈滿也重

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杜)宋邑。○禧曰凡人主游幸而不與大臣同必辛已。卒於連中。(杜)館名大尹與空澤之士有小人之禍

千甲。(杜)甲士千人奉公(杜)公尸空桐。(杜)地名人。如沃宮。(杜)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林)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君請六子共晝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疚。疚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杜)言大尹所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杜)盧門宋東門北首疚(杜)疚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林)又自夢化爲烏而集於啟之上咮(張又反)(杜)烏口(林)啄也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杜)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而大尹不與盟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杜)地名將盟之。祝襄。(杜)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杜)樂筏門尹得。(杜)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與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杜)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禧按辭便不順衆曰。無別。彼列反(杜)惡其

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杜謂啟）樂得曰不可彼（杜大尹）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杜施罪也）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齊人救鄭

晉荀瑤（林襄子）卽知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杜駟歂子）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燭）孤子三日朝（杜屬會歂事者之子使朝夫服也）禮之三日以設乘車兩馬（杜大繫也）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禧按賞舊功妙）曰隰之役而父歿焉（杜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故鄭及留舒（杜齊地）違（杜去也）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言其整及濮名（杜水）雨不涉子思（杜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杜雨衣）杖戈立于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杜知襄子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杜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杜善也）焉（林晉君使已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杜陳滅於已何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杜荀寅也此時奔在齊）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于甲反）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杜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與之而後入（禧按入謂進言之於人也謀字應註作行非）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杜悔其言不可復）悼（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慢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林早服而爲之下則可以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戶結反）桔大結反）秩（大結反）之門鄭人俘鄤（戶主反）魁壘（杜晉賂之以知政（杜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從（林魁壘閉口不容而從）將門（杜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杜知伯）在此（杜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杜惡貌醜）而無勇何以爲子（杜）

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禧桉語妙然得無激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其冀反知伯遂喪息浪反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杜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鍾惺曰左氏傳春秋未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三終

48-12373